

“南荡书生”是谁?陆建华,“南荡书生”是他的微信名。我无端揣测,他从苏北高邮来到南京“闯荡”,可谓“南荡”;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,当然是“书生”了。

大凡书生,一般都痴迷于爱书、读书、写书,陆建华也不例外。但他与众不同,还十分迷醉于“造书”——

闲不住的「南荡书生」

周强

集报剪报。尽管今年已经85岁高龄,可对“造书”工作依然乐此不疲。去年10月,我去拜访陆老。一进门,他直接将我领进书房,打开书橱门一看,哇!一排排整齐摆放的“书”均是他的杰作。见我面露惊讶之色,陆老不无得意地说:这才是“冰山一角”,我的剪报多着呢!说着打开一扇橱门让我欣赏。

我早就听说陆建华是集报专家,但没料到他的集报剪报“工程”这般浩大,用心如此到位。随手翻看一本本剪报,不禁脱口而出:您这哪是简单的剪报,分明是一本本内容丰富、装帧精美的书籍!陆老告诉我,集报剪报的爱好从1958年读中学时开始,岁月流逝,有的兴趣爱好渐渐淡出,但剪报这一爱好却愈发坚定。为了广泛收集资料,除了有关单位赠送的报刊,他还长期自费订阅了《新民晚报》《读者》等多种报刊,可谓铁杆读者。谈及此,陆老深有体会:坚持阅读这些报刊让我受益匪浅!为了查找方便,他将剪报命名为《耕耨斋集报》,至今已编排到135卷。汪曾祺是他的同乡,他视汪曾祺为师长。作为汪曾祺研究会会长,陆建华既关注汪曾祺的创作,也关注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学界对汪曾祺的评价。他将全国公开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资料分类整理汇编,竟有25卷!

陆建华研究汪曾祺长达40年,先后出版《汪曾祺传》《汪曾祺的春夏秋冬》,主编出版《汪曾祺文集》《汪曾祺年谱》等著作。当然,他最为看重并引以为傲的得意之作,则是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私信中的汪曾祺——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》,从1981年7月17日第一封信,到1997年3月18日的最后一封信,一共38封,占了汪曾祺至今尚存的300多封书信的1/10强,前后历时16年。在书中,陆建华遵循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的名训,介绍书信的来龙去脉,评价汪曾祺作品的特点得失,披露汪曾祺尚不为人知的相关情况。此书一经出版,在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。评论家江曾培先生在为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作的序中,认为“对汪曾祺的系统评介和研究,陆建华是拓荒者,是第一人”“陆建华正是基于对汪曾祺作品的热爱和赏识,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评介,促进了文学花园中这朵奇葩清余溢,美了人间”。

有人说,陆建华的成功,得益于高邮地区悠久丰厚的文化滋养,受益于同乡师友汪曾祺的榜样引领。此话不假,但不尽然。从我与其30多年的认识交往来看,他辛勤耕耘几十载取得的骄人成就,主要还在于他的惜时如金、刻苦认真。

1993年10月,我离开军营转业到地方工作,便认识了据说很会写文章的陆建华处长。相处时间长了,我发现这位陆处长果然“很会写文章”,一件普通事情,在他笔下便变得灵动风趣,让人忍俊不禁。

时间过得飞快,一晃陆建华到了退休年龄,问及退休后的生活,他大声说:“我现在比退休前还忙!”他谈着这些年的创作成果,出了30多本书。退休24年取得的成绩超过过去60年!前不久,他在送我的书上题了一首诗:“也曾年轻也曾狂,转眼两鬓白如霜。依旧喜欢三件事,读书集报写文章!”这几年,陆老仍然忙个不歇,常有新作见诸报端:《多少情和事,回眸一望中》《上兴化》……读来仍是让人兴趣盎然。前不久,我问他:“陆老,最近在忙什么?”他声音洪亮地说:“巴黎奥运会不是开过了吗?我正在整理资料,打算出本书呢!”

瞧!这就是闲不住的陆老,可敬可爱的“南荡书生”!

立冬之后,接着是小雪、大雪。虽说“冬来雪如诗”,雪却不只是诗人,也是画家,它以天地为画案,在时光的毛毡上,铺展开一张雪白的硕大宣纸。

在这张宣纸上,《诗经》里的远行人一边走一边慨叹:“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;李白醉眼惺忪,信手写下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;岑参送别友人,抬眼看到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;杜甫漂泊半生,安家巴蜀,遥望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;看“孤舟蓑笠翁”,柳宗元写下“独钓寒江雪”,而八指头陀却感觉“雪压蓑衣冷”;白居易问友人刘十九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梅妻鹤子的林逋,雪中惜竹,因为“雪竹低翠寒”;隐居鹿泉的元好问,道一句“渺万里层云,千山暮雪,只影向谁去”;下雪了,张岱急命仆人泛舟西湖,他看到“天与云与水,上下一白”……

寒风吹彻,雪花纷扬,越下越紧,越下越急。

不觉天色向晚,卢梅坡正挠头“有雪无诗俗了人”时,欣然得句“日暮诗成天又雪”;柴门那边传来犬吠声,刘长卿心系的“风雪夜归人”回来了;雪夜坐禅,“夜深知雪重”,白居易“时间折竹声”;

夜深欲眠,袁枚发现“吹灯窗更明,月照一天雪”。

雪下了一夜,天亮得格外早。韩愈早起读书,望门外,感慨“阶前庭满白皑皑”;酒醒的李白惊呼“天山三丈雪,岂是远行时”;陆游听说“雪堆满四山中”,拄杖出门,却发现无路可走……

雪天阒静,人亦寂寥,此时更加怀念故人。

雪夜醒来,家住山阴的王子猷忽然想起“家住剡溪”的戴安道,他命仆人划船前往。天放亮时,来到戴安道家门前,他又执意划船回家。仆人不解。王子猷说:“乘兴而来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魏晋风度,不拘形迹,率性而为,可见一斑。

梅花是诗僧齐己的故人,听说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”,他携衣竹杖,欣然前往,雪地上留下两行或深或浅的脚印。“无情有性”,梅树虽是没有情识的植物,却启人觉醒。犹如菩提树之于佛陀,梅于齐己,令他觉得“此生还可喜,余事不相便”。澡雪精神,最见人心,如“岁

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

如袁安困雪。东汉某年冬天,大雪成灾,洛阳城中,居民多以乞讨为生。洛阳令视察灾情,来到名士袁安家,见庭院中积雪未除,怕他出事,急命人上前探看。还好,袁安无恙。洛阳令问:“雪已止,君何不出乞食?”袁安仰卧榻上,说:“城中人乞讨者多,我怎好出去和别人争食呢?”

后来,唐代诗人王维作《袁安困雪图》,在皑皑白雪中画了一丛油绿的芭蕉。在自然界,入冬之前,芭蕉就枯萎了。画上这丛傲雪挺立、生机盎然的芭蕉,应该就是王维心中的袁安吧!

又如孙康映雪。晋代学者孙康,幼时家贫,没钱买灯油,无法夜读。他每天早睡早起,借天光读书。一天,半夜醒来,看到窗外有了光亮,他马上起床,到户外读书。那光亮,是夜雪映照出来的。雪中读书,不一会儿手脚就冻僵了,孙康只好起身小跑几步暖暖身子再继续读。

再如,慧可立雪。达摩祖师来东土弘传禅宗之初,因缘未到,

没有几个人相信他,他就隐迹在嵩山的一个山洞中,面壁坐禅。僧人神光闻名而来,见达摩洞中坐禅,他心知不便搅扰,悄然立于洞外。

时降大雪,落在地上的,慢慢掩及他的膝盖;落在他身上的,为他披了一层厚厚的雪毡。

次日清晨,达摩从蒲团上起身,来到洞外。见积雪已及神光齐腰,便问道:“你因何在此久立雪中?”神光答:“我心不安宁,请禅师为我安心。”达摩说:“把你不安宁的心给我,我来安顿它。”神光说: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——他想拿,却拿不出来啊!达摩说:“吾与汝安心竟。”

神光当下恍然大悟,达摩为他赐名“慧可”。

闲居翻书,读到明人张潮《幽梦影》中一段妙语:“因雪想高士,因花想美人,因酒想侠客,因月想好友,因山水想得得意诗文。”

此刻,我该想些什么呢?眼前的茶盏,让我想到了茶人干利休的一首诗:“莫等春风来,莫待春花开,雪底有春草,携君山里找。”



诗人顾城12岁时写过一首名为《星月的来由》的短诗,是一个孩子面对夜空生发的奇思异想:

树枝想去撕裂天空, /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, /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, / 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。

1968年夜窗前,月亮和星星是怎么来的呢?它们是一些树枝戳破天,透进来的天外的光亮。这首诗的背后隐藏着汉语中一个悠久的比喻:天幕。把天比喻为一



得大自在 (篆刻) 徐兵



树枝撕裂天空

胡少卿

块布,夜晚就是黑布,这块黑布包裹着地球,黑布之外,宇宙中充满强烈的光明。

这首诗作于九月,和鲁迅的散文诗《秋夜》的写作月份一样,都由北京透彻而高远的秋季天空所触发。《秋夜》里的枣树,“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,一意要制他的死命”,顾城诗里的树也做着同样的事,但天空以柔克刚、以巨大的虚无消融坚硬的锋芒,月亮和星星的光芒,便是树的斗争所仅剩的果了。

李白写: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星月是古典诗歌中的常见意象。《星月的来由》刷新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关于月亮和星星的想象。它是反科学的童话化认知,但“反科学”正是因为“科学”才得以显形。做出这样的想象需要具备现代宇宙观的基础知识。换言之,古代诗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,因为古人关于我们所存身空间的认知不是这样的。难道李白长大了就识月吗?照样不识。无关乎才华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认知的限度,就好比你不能指望曹雪芹写贾宝玉和林黛玉反抗包办婚姻,逃出家,自谋生路。这个类型的故事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大量涌现。

值得注意的是“撕裂”“戳”这样的词。和顾城8岁时写的小诗《杨树》(我失去了一只臂膀/就睁开了一只眼睛)里的“失去”一词类似,它们也暗示了一种创伤体验。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,原不该如此紧张。翻查顾城的生平资料,会看到这样的记载:小时候,有人曾经从楼上看见楼下有人用皮带围殴一个人,因之吓得瑟瑟发抖躲在床角……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入他成长的年代。当顾城在诗歌中努力构建一个童话世界时,不应该忽略他试图对抗的是什么、遗忘的是什么。

扫一,关注“夜光杯”

生日,是生命的礼赞与岁月的庆典。我今年七十岁生日是在北欧旅行中度过的。前一天下午,我们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乘邮轮前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;次日晨,迎着波罗的海的朝阳,我们抵达了有“北欧明珠”美誉的塔林。

塔林是网红打卡地,特别是建于十三世纪的老城,更是景色旖旎、建筑瑰丽、风情万千。作为北欧唯一保留了完整中世纪风貌的城市,那典雅精美的教堂、高耸峻峭的城墙、古朴雄伟的堡垒及红瓦彩墙民居,在色彩斑斓的光影组合中,似诉着沧桑往事。站在观景台上俯瞰,错落有致的各种圆尖顶构成北欧最美童话天际线,令人遐思无限。

傍晚,我们乘船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。在一家中餐厅晚餐时,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乐声响了起来,随之导游捧着一只奶油蛋糕挺有仪式感地朝我走来。尽管七十岁生日也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庆生,但我们不想惊动上海的亲友,就用旅游的方式度过。但导游还是让我有了惊喜,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。团友纷纷举起酒杯,于是在异国他乡,我在默默许愿中,一口气吹灭了蜡烛,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歌声在大厅中久久回荡……

子曰: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”旅游是人生的一种状态,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,就是地球人总要到地球上走走。为此,我十年前退休后,即开始了海内外之旅,打算利用十年时间走完50个国家。目前,欧洲、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,我行旅的国家超过60个了。

我喜欢旅游,特别是晚年,就是为了让自己融入自然,放飞心情,体验精神的家园与生命的时空。这次在北欧,挪威的森林与峡湾、荷兰的风车与运河、丹麦的城堡与安徒生故居、冰岛的冰原与温泉、瑞典的雪国与林场等,令人目不暇接。这种生存环境与生活场景,似乎能过滤与净化世俗的尘埃。人不仅要与自然和谐相处,也要与自己和谐相处,与过去和解,与当下相安,与未来随缘。可以放下的都要放下,可以舍弃的都要舍弃,从而为人生减压,为生命解套,为暮年增乐。

退休后的十年是“黄金十年”。如果说过去为工作、家庭、子女而多有付出,那么到了这个年龄段应该回归自我,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和想做的人,活得阳光、通透、乐观、豁达,不为小辈添麻烦,不为社会增压力,趁自己手脚尚健,多外出走走,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。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,行脚世界的无限风光,品尝舌尖上的各种美食,乐知天命,这也许就是“黄金十年”的诗和远方。

以上是“七律”,还有“五言”:八渡笋烧肉,鲑鱼煲豆腐,虹鳟腌笃鲜,雪里蕻蛤蚧,清蒸海鲈鱼,青春牛腱子,黄油煎菲力……我爱菲力胜过冷和安格斯肉眼,嫩而多汁,精切慢品。内子的清蒸鲳鱼也是一绝,花雕去腥,豆豉增鲜,好吃到颤抖。

我的夜宵相当于晚餐,最爱黄油烤吐司,拿捏分寸烤至金黄,趁热抹黄油,酥香入魂沁人心脾。内子偶尔为我做蜜汁叉烧和电烤羊排,也要看她心情。最温暖不过深夜小灶,没有红泥小火炉,更无绿蚁新醪酒,但菠萝油、牛腩煲、自制黄油曲奇、蛋白鸡丁土豆泥、港式餐包,足以抚慰我。

万物冬藏,岁月沉香;尘世寻味,初雪暖阳。

大雪,宜休养,大汗淋漓,不可取。纵然不养生,千万别伤身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藏的第一步。

健康在于一呼一吸,心静身动,也在于一箸食一瓢饮。我对冬藏的理解,食补最重要,从肉蛋和豆类中摄取高蛋白,荤素搭配营养均衡。我的早餐是别人的午饭,进食少,不油腻。内子会为我准备单面煎荷包蛋、蔬果沙拉拼盘、果仁面包或列巴。心情好时会为我做菲力帕尼尼,一层车打芝士加一层沙拉酱,牛排、蔬菜馅料十足,童叟无欺。我不爱喝牛奶,咖啡却从早续到晚。

内子说,要健康,进厨房。她爱下厨,也有天赋,厨艺跨越好几个体系:原味轻食简餐、分餐料理、西餐、本帮菜。讲究有机、零科技、原味原色:天地本来所赐即为最妙,不必画蛇添足。还讲究杂食,杂食讲究食材跨度和反生酮,食材跨度又注重搭配和品控。她也有禁忌,拒绝大型动物内脏,认清麻辣是PUA味

尘世寻味,初雪暖阳

三 虚

上海的短秋阴晴不定一闪而过,窗外寒风乍起,落叶纷飞。近年随着阅历与经验的增长,每到初冬我都会下意识放慢脚步,听一听内心的声音,与自己的身体来一场关于“冬藏”的对话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冬藏,应和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强调与天同“养”:养精蓄锐,修身养性。

晚睡晚起一直是我最糟糕的习惯,但某健康专家让我不必担忧,可怕的不是生物钟与众不同,而是无法保证连续七小时睡眠,这让我每天都能心安理得地被一缕正午阳光唤醒。不知从何年起,醒来后我不再急于翻身下床,而是仰面平躺,聆听窗外的嘈杂和身体内部的宁静,让它们多勾兑一会儿,适应彼此,慢慢复苏。我想,每年不知有多少中老年人倒在了起床环节。

我活动筋骨的时间是中午起床后,不会剧烈运动,保持无汗或微汗,因为所谓冬藏也包括藏气藏力。身体得以舒展便迅速换一套保暖内衣,保暖是冬

七十自贺

王琪森

十日谈

冬藏记 责编:殷健灵